

一笑而过

◎陈中锋

那年,我被紧急召唤,直奔如皋人民医院,因为身患帕金森卧榻多年的父亲快不行了。

在ICU病房,我见到了面无表情、毫无反应的父亲,他静静地躺着,身上插满了从仪器上伸出的管子。握着他的手,才感觉到父亲的一丝丝体温和微弱的脉搏。

“你喊喊,也许他能听到。”护士长提醒说。

于是,就有了轻轻地呼喊和叙述。

“爸爸,老家的房子整理好了。我们现在出院,带您回乡下老家了。”

瞬间,我感觉到他的手微微抖了抖,僵硬的脸色忽然松弛下来,竟然有了一点点表情,那是风一般经过的笑意。

父亲走了,走过了八十七年的坎坷人生。我感觉,他是带着微笑走的。

祖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穷苦农民,兄弟三人,只有他一人娶妻,共生育了五个孩子,我父亲是唯一的男丁。在父亲十岁的时候,祖父作出了一个决定,送儿子去私塾读书,这在当时可谓“前卫”! 因为一个赤贫的佃户,全家七口人还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日子,读书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但一家人坚信:读书能改变命运。

1949年,父亲的读书生活结束了。他前面到家,后面跟来了一个族兄,族兄对祖父说:“兄弟他能识字断文,有文化,让他跟着我出去闯一闯吧。”那是一个社会正在动荡巨变中的时期,安全风险极大,祖父有些犹豫,但他看到了父亲那笑容中的期待,便点头同意了。从此,“文化人”父亲就进入了“先进行列”为党工作。

在我记事时,父亲总是在“外面”工作,常有调动,少有回家。

1972年,父亲调任如皋县磨头公社党委书记,那里离家很远。所以他决定带上妻儿赴任,我和弟弟幼小,所以跟随父母去了异乡。

记忆中父亲总是很忙,一辆半旧的脚踏车,车把前挂着一只人造革皮包,边上扎一条毛巾,背上常年背着一顶遮阳挡雨的草帽。太阳初起时,他便离开大院,很晚才回来。

父亲在磨头镇工作了十年,他的同辈、小辈陆续升迁,可他还在原地踏步。有人说:“县委书记是你的故

旧,你咋不与他说说?”的确,那个领导与我们家有些渊源,他俩早年一起工作时,就是无话不说的好友,父亲笑笑,摇摇头,转移了话题。

当年,正是“农业学大寨”火红岁月,人民公社领导班子的办公桌就是乡村田头。他们时常要去生产小队“蹲点”,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我感觉父亲除了开会动员时像个干部,平时看上去就是一个衣着整洁一点的农民。父亲五十岁左右时担任了区委书记,几年后又调去了县城,几番流转,最后去了一个部门担任副职,那里的正职还是他以前的秘书,由此,周围的人多有不平,每每有些微词,父亲仍然是微微一笑,并不搭腔,转身去忙其他事情。

我们兄弟姐妹共五个人,大家靠入伍、考学都找到了工作,而且在各自岗位干得风生水起,在家乡传为美谈。在这个话题间,父亲总是笑容绽放,坦然而又自豪地说:“我没有为自己的子女求过人、搞过不正之风,他们是我人生最大的财富!”

1979年9月,我高考录取入学。父亲坚持要送我去县城汽车站,他约了一位邻居叔叔,用脚踏车带上我的行李,他自己带我骑行,那年我17岁,几次要求自己骑车带他,他就是不同意,二十几里的路程中,父子之间的交流并不多,我忐忑了一路,到达车站,他把我送上车,挥手道别时,我看到他慈祥的笑容,同时也看到那两鬓白霜。

1982年8月,我毕业分配去了海边的一个小镇任教。父亲拿着那份介绍信看了又看,就像看我们小时候的年度成绩报告单一般仔细。他说:“我送你去报到。”“不用,我自己去吧。”他摆摆手,用微笑作出了决定。在海边,我们终于找到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校”,安顿好一切,我送他回程,在尘土飞扬的马路边,终于等到了汽车,上车时他嘱咐我:“这里条件艰苦,但你必须适应工作环境,走好人生关键一步。”在停顿一下后又说:“再苦也要笑对人生。”大客车绝尘而去,我独立路边,好一番惆怅。

那时,我记住了他的教诲,应该说,只是记住了。

现在,我在甲子之年终于读懂了父亲的淡然、灿然或是怡然的笑靥。

是呀,人生必须微笑面对,否则就会自寻烦恼、郁郁寡欢,也许还有苦不堪言、痛不欲生。

生命何其曲折和短暂。“一笑而过”之间弥漫着深爱、智慧和幸福……

玉兰
一瓣

紫琅
诗会



乡村

油画

◎陈二天

善待生命中的熟人

◎张启祥

人生就像一列开往远方的动车,一路上都有人不断地上上下下,但是能与我们见个面、打个招呼、吃顿饭、聊会天、并肩坐段路,甚至走到底的人却不多。我们称这些为数不多的人为熟人,但是熟人也分类,大致有四类。

一类熟人是我们的粗浅认识他们,他们不认识我们。正如送女儿上学,每次经过新乐桥边遇到的那个人。一个中年人,每次都把电瓶车停在路边,车上一个铝制箱子上写着“林梓潮糕”字样。这个老兄每次见他时他的眼睛都盯着手机,仿佛所卖潮糕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也似乎没见过谁买过他的潮糕,但他就这么每天坚持着,无论四季,不管刮风下雨。这是我们生命中的一类熟人,我们总是在某个时间点、某个地点见到他们,他们不知道我们在关注着他们,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让我们把他们跟某个地点、某个事情联系了起来,甚至有时想起他们,我们还会生出一些温暖,或是一些惆怅。

一类熟人是我们的粗浅认识他们,他们也恰好粗浅认识我们。正如小区楼下的门卫和清洁工,那个常去的超市售货员,那个菜市场卖鱼虾的小贩,我们可能知道他或她姓王、姓李,也或许知道他或她儿子、女儿上初中、高中,也或许打听到最近他们家里有点变故等等,而他们,也通过数次短暂的聊天,对我们也有一些相应的了解。这是我们生命中的一类熟人,或者说是面熟陌生人,就是我们都把一点音容笑貌留给了对方,而备注就是非常简单的一点情况介绍。我们双方都会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遇到对方,并觉得这就是我们现在形成的稳定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下该有的样子,哪天一方发生了一丁点变

化和变故,我们双方心里一定会同时生出些许感慨和不安。

一类熟人是我们的互相知根知底,但是发乎情,止乎礼。正如我们和同事、一般的朋友等等,有的是童年的玩伴,有的是各年龄段的同班同学、有的是工作后的同事。我们对双方姓甚名谁、性格品德、家境状况等等,都了如指掌。这是我们生命中的一类熟人,在社会的汪洋大海中各就各位、各自安好,按照法理、制度、规矩等进行着君子之交、莫逆之交、忘年之交等等。他们构成了我们对外界、对社会的一个最主要的交流对象群,使我们真正成为一个个社会的人。

一类熟人是我们的互相知根知底,但是走进心里,深入骨髓。正如我们和家人、爱人、亲人等等,有的是血缘关系,继承着同一祖先的精神和力量;有的是今生挚爱,时刻心中牵挂和想念;有的是精神信仰,从他们身上汲取前进和奋斗的力量。林林总总的这些人,构成了我们独立行走、走向社会、取得辉煌的基础和力量,也正是依靠这些基础和力量,最后都变成了我们人生中最坚固和厚重的盔甲,抵御一切难题和挫折,终身受益。

当然,从逻辑的严密性来说,还有一类熟人,那是意外缘分的馈赠,就比如我曾经上班时在大饭店附近跟一个车子发生刮蹭,当时双方都急着上班,就互留了一个微信,然后就各自走向茫茫人海,再未相见,但是至今两个人还在微信里经常互动和关注。

总之,我们的时间就是被这几类熟人所填满,分割成一份份的,有的长、有的短、有的深、有的浅;我们的人生就是被这几类熟人所占据,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感情,酸甜苦辣,浓淡相间。

心窗
片羽

岁月

◎夏洁生

那天的黄昏
夕阳掉落在田野间
西风压弯了稻穗
屋顶升起炊烟

沟边的那棵楝树
零落了
几颗干瘪的果子
大黄匍匐在树下
盯着那聒噪的斑鸠
时光流转

那孩子的背影
沉浸在
落日的余晖里
心里还在惦念
锅里大麦饭的香糯
拌着蟹酱的童年

这里有爱,有梦
有成长的痕迹
也许
这就是金色华年